



延安，初心

□郭振伟

孩提时，父亲常给我讲毛主席在延安的故事，记忆最深刻的是那里有个宝塔，日夜散发着光芒，照耀着全中国。后来，我看到了图片上的宝塔，兴奋地拿到学校与小伙伴们分享。潜移默化中，延安成了我心中的圣地，我期盼着有一天亲自去看一看。

一晃几十年过去了，我已年过半百，去延安看一看的愿望却越来越强烈。

今年，儿子去西安读研究生，我们一家三口商量好自驾出行，去看看壶口瀑布，南泥湾，延安，最后到学校报到，沿途亲身感受一下祖国的发展，也让儿子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接受一下革命教育和洗礼。就这样，我们愉快地开启了“朝圣”之旅。

我们从许昌出发，一路走高速公路，从平原到丘陵，跨越南水北调总干渠、伊洛河、黄河，远远地看到了小浪底水利工程。随着一步一步接近壶口瀑布，我似乎听到了黄河这条母亲河的心跳声。一路上，我们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，起伏伏满眼都是青山绿水，高高低低触目皆是美丽的城市村镇，高速公路仿佛没有尽头……我们由衷地赞叹祖国之美、发展之快。

我们在山西吉县壶口站下了高速公路，沿着黄河东岸的荣兰线前行，黄河水一路打着黄色的旋涡向南流。我们经七郎窝黄河桥来到陕西一侧，向上3公里就是壶口瀑布了。我们沿着河西岸慢慢欣赏，壶口上河面宽阔，到了下面突然收窄，河水下泄，砸入壶中，顿时涛声震耳，翻卷的浪花在空中化作蒙蒙细雨，轻轻地落在人身上，带来一丝清凉的快意。晋陕两侧的观景台上人潮涌动，空中观光直升机盘旋轰鸣着，摸着不同口音的游客呼朋引伴，手机、相机的快门声此起彼伏，想找一个好点儿的拍照位置往往需要抢或排队。我耳旁仿佛响起了“风在吼，马在叫，黄河在咆哮……”《保卫黄河》的旋律，脑海中清晰浮现出仁立在壶口瀑布前沉思的“人民音乐家”冼星海的身影。他的《黄河大合唱》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挥动着大刀长矛奔赴抗日前线，与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者决一死战，保家卫国……想着想着，我的泪水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。

当晚我们宿在宜川县城，一夜大雨。因为多条道路在拓宽升级，第二天早上行车不太通畅，可雨后的空气格外清新。在导航的指引下，我们驶上了去南泥湾的道路。道路不算宽广，可路况很好，车辆也不多，我们不紧不慢地前行。道路两边是一望无际的果树，有苹果，有红果，还有叫不上名字的。车载广播中传来充满磁性的声音：“世界上每个苹果，就有1个是陕西的；每3个猕猴桃，就有1个是陕西的；每3杯苹果汁，就有1杯是陕西的……”我虽然不是陕西人，听着也生出一种自豪感。

在没有踏上黄土高原之前，我对它的印象停留在茅盾先生的《白杨礼赞》中：“黄与绿主宰着，无边无垠。”几十年后，“黄”早已被勤劳的陕北人民用汗水覆盖了，黄土高原被“绿”主宰者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，加上这个季节满眼都是红的、黄的果实，不正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砥砺奋进70年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果吗？时不时映入眼帘

的白杨树，像哨兵一样傲然挺立，直指蓝天，我瞬间对《白杨礼赞》有了更深的领悟。白杨树的质朴、坚强、百折不挠，不正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魂吗？我的眼睛又一次湿润了。

南泥湾到了，广场上由镰刀和锤头组成的巨型红色雕塑是那么耀眼。当年，八路军三五九旅的战士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，把荒无人烟的“烂泥湾”变成了“陕北的好江南”。时至今日，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、勇于创造、敢为人先的南泥湾精神，依然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宝贵精神财富。

离延安城不到50公里了，马上就能看到宝塔山了！我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，满身的疲惫一扫而空。进入延安市区，车辆逐渐增多，道路拥堵起来。感觉走了很长时间，我们才来到宝塔山下。停车、买票，我们缓缓地拾级而上，我要一步一步地接近宝塔，要把它刻到心里。

宝塔山上宝塔耸立，宝塔山下延河东流。1935年10月19日，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，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。从此，毛泽东在这里战斗生活了13年。在这里，中国共产党促成了“西安事变”的和平解决，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形成；在这里，毛泽东发表了《论持久战》，鼓舞了全国的抗战士气；在这里，延安整风运动锻炼和培育了一代共产党人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；在这里，毛泽东带领中央机关与国民党反动派的25万军队周旋……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领导中心、解放战争的总后方和万众瞩目的革命圣地。

登上宝塔山，俯瞰今天的延安城是如此美丽。当年的革命老区延安如今已实现全面脱贫，宽广的马路上车辆川流不息，大街上人流摩肩接踵，两旁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。我们在延河边漫步，欣赏着“实事求是”“胸中自有数万甲兵”的摩崖石刻，移步杨家岭、枣园，探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足迹，聆听他们的教诲……

带着无限眷恋，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延安。

带着无限眷恋，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延安。

带着无限眷恋，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延安。



总第一三二五期

秋

□吉兴甫

细说秋事劳想象，雁回时，菊花又黄。蓝天白云空寥廓，山如簪，多画屏。荷花凋谢梧桐老，竹篱外，丹桂飘香。原上禾黍渐成熟，人勤作，收割忙。

亦真亦幻阿婆寨

□丁进兴

大清早，寨子的上空常常会腾起轻烟，牧羊人清脆的鞭哨声驱赶着一缕轻烟盘旋向上，直到与天空的云霞接到一起，让人分不清是烟是云还是霞。

寨子里的枣树下总拴着一匹枣红马，每天大清早，它也会随着轻烟欢腾一下，嘶鸣几声，证明它和主人的存在。

阿婆寨的人喜欢把寨子周边称为寨里，把寨子以外的地方称作寨外，而寨子最高处的山峦称为寨上。更多时候，寨上特指山顶的楚长城。老百姓不懂什么楚长城，秦长城，他们只知道那是石头墙，说那墙的时候语气往往要加重，似乎这墙与一般的墙不一样。

在阿婆寨居住的那一晚，我仰望窗外舒朗的星月，那弯月散发的清辉，刚好能够把人到中年集聚的尘垢洗净，刚好能够把多年的疑虑倾吐出来。记得20年前第一次登山遇见的

人叫香婶，那时，因为这里封闭落后，她忙活了半辈子还是穷不拉几。她一直拖着半残的身体，现今成了扶贫对象，听说日子好过多了。

这里的村民因为久居深山，多少都懂点中医知识。他们会自豪地告诉你，阿婆寨山顶的药材可好了，经常有人上去采药，听说治病可灵验了。为了寻找上好的药材，我在20年前登上过山顶。

临近午时，我们抵达寨堡。我问附近的放羊人：“这里为什么会有个废弃的寨堡？”放羊人说：“这寨堡可有年头了，观音菩萨在此修行过，女皇武则天来过，《西游记》的故事也发生在这里。反正，俺都是听说的，也说不清。”放羊人显然不能自圆其说，赶着一群羊一溜烟跑远了。我顺着放羊人走过的陡坡继续攀爬，眼前隐隐现出逶迤的石墙，向山崖的陡峭处延伸。我突然好奇，难道秦长城长了腿跑到这里了？我对这寨堡大吼了几声，城墙像有感应似的，一溜烟向远处奔跑，也不知道是奔楚国方向还是奔韩国方向了。反正，古时候打来打去，后来秦统一了六国，脚下的土地原本属于哪国，这一截颓废的城墙也不会说话。

山中各色野花开得正艳，像是山野的主人，躲避在山坳深处，冷不丁走出来给你个惊喜。忽然，阴云密布，电闪雷鸣，暴风雨即将来临。估计这是阿婆寨入夏以后最大的一场雨。在罕无人烟的地方，在距离秦国、韩国和楚国非常遥远的地方，我独自想：这是多么富于诗意的地方，枣树下拴着一匹枣红马，如果我是画家，一定会把它画下来，成为绝世名作。

从历史回归现实。现在，我一个人沿着20年前走过的步道再次登临山顶。一路上，我都在寻找过往的那种感觉。那时，我多像一个探险家，山中原始的蛮荒令我陶醉。如今，在峰顶与对面的山峰，投资商花费巨资建设了跨越峡谷的玻璃栈道，虽然多了份新奇，可我觉得填得太满，失去了往昔那种蛮荒感和探险的乐趣。

在半空中站定，我突然迷失了方向。我只知道，玻璃栈道下面是上千米的深渊。过了玻璃栈道，沿着边道往下走，扑面眼帘的是满眼的碧绿和深不可测的谷底，我愈觉得人生像是一场梦。我试图寻找那一块帽檐一样的巨石，终于看到了，它就在半山腰，看起来那么小，似乎已经缩到了历史深处。

突然，半空阴云密布，一场雷雨就要来临。我有点懵，难道这个地方和我有什么心灵感应？四下望望，游客极少，我心中忐忑起来。狂风骤雨说来就来，得赶紧从半山腰爬上崖顶。瞬间，豆大的雨点就砸了下来。我找了一处建筑物避雨，抬头看见雷音寺上方峡谷里的一个石洞，难道那里就是楚庄王的女儿妙善公主逃难的地方？

阵雨停止，无数的燕子和蜻蜓飞起来，把阿婆寨抬高了很多，楚长城深陷在清新的空气里。

下山后，我看到农家院的葡萄架上挂着一嘟噜一嘟噜的葡萄，摘下一个塞进嘴里，是七月的味道，好长时间没有尝到这种味道了。我再次看到枣树下拴着的那匹枣红马，枣红马突然大声嘶鸣，甩甩头，自顾自地咀嚼着什么。“它究竟在咀嚼什么呢？”我问自己。

至于为什么每次到山顶都会遇上暴雨，我一直想找个人问问，可总是欲言又止，因为感觉心中的疑问越来越多，所以始终没有对任何人说。

我捧起清澈的泉水洗脸，幸福的泪珠在眼中打转。忽然，我听见阿婆寨门环的响声，有人带着佛陀的供养来了。在镜子般的泉水中，我在观世音眼里由一块顽石转世成种子。此时，那个捡石块的阿婆也站起来，整个村庄变得立体起来，路过的玄奘法师和弟子们，在此晾晒经书讲经修道。退休的老知县吴承恩也来了，让我在故事里充当牛郎，整天牵着牛去啃青。

驻村有感

□段新岭

情牵三农，蹄满志，抛家舍子若饴。驻村帮扶增福祉，同奔小康如期。吃也村里，住也村里，四项职责履。酷暑严寒，岂撼初心意气。纵有荷塘月色，曼舞清风，奈何使命急。乡村振兴路漫漫，勤思善谋何惧。沃野逢春，人勤业旺，旧貌换新姿。待到期满，笑看万家富裕。

记忆中的红高粱

□张树民

人世间有许多与人同在的美好生命，对它们的记忆和感念，都不足以说明我们与它们关系的深刻性，它们与我的亲和故乡同样神圣。高粱，在我心里就有这种地位。

一想到高粱，我眼前就浮现出它修长挺拔的茎秆，硕大的红褐色穗头，饱满的果实，鹰爪般紧紧抓着地面的根须。在我心中，高粱就是故乡和祖先最真实而永恒的象征。

农历五月，小麦颗粒归仓，高粱落地生根。几场夏雨过后，吸足了水的高粱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，浓密的青绿迅速覆盖大地。到了仲夏时节，它们身量长足，沉稳硬朗，显示出北方汉子那顶天立地粗犷豪放的劲头。高过人头的高粱，像列队待命的士兵，一列列一片片，将天地间扯满了，整齐又严密，威武又雄壮。

高粱地是孩子们的游乐园，是躲猫猫的佳处。在一片广阔迷人的新天

地里，你可以躲藏的地方很多，顺便还可以乘凉。高粱拔节时，我和小伙伴们常到高粱地里找乐子。高粱地里有会唱歌的小虫子，有绿色的帷幔，有野瓜、野果酸酸甜甜的味道。这些赏心乐事，比在河边的树林里玩耍要令人惬意。有风的时候，最为舒畅，风在高粱地里变得很柔和，像被筛子筛过一样，沙粒、尘埃都被滤掉了。风，搅动昏昏欲睡的空气，裹着青草的丝丝甜味和高粱叶子的清香，闻了令人沉醉。我们玩累了就在田垄上歇一会儿，接着追逐嬉戏。我们兴高采烈地穿过高粱地，那些高低错落的叶片，轻轻划过我们的脸颊和敞开的胸脯，好像高粱伸长了手来抚摸我们，麻麻酥酥的，在胸前留下淡淡的痕迹，却毫无疼痛感，过一会儿就如朝霞一样消失了。

太阳慢慢升起，虽然看不见它在天空中的运行轨迹，却能感觉到阳光的鲜亮和豪迈，我们身上落下了闪闪烁烁的光斑。阳光在我们肌肤上滑

走，亲吻着细细的绒毛，有一点痒。我们穿行在一株株挺拔的高粱中，人摇摇晃晃地，就像在梦中游走。高粱一定晓得我们是爱它的，在微风中笑了，发出清脆的声音。我甚至听懂了高粱特有的语言，它的语言是以气味、声音和颜色传播的。

立秋以后，大人常常劝我们不要再到地里去叨扰庄稼的生长。于是，我们学着大人的样子，闲闲时到河堤上转转，看看河东西遍野的红高粱。过了中秋节，高粱穗仿佛一夜之间全泛红了，有的呈深红，有的呈粉红，远远望去，湛蓝的天空下，故乡的高粱汇成红色的河，奔腾着涌向天际。因为地势高低不平，有的高粱地如股红的河流自上而下地泻下来，我仿佛听到了雄浑的呐喊声，相信我童年的伙伴也听到过。我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。以前，我只是钻进高粱地，闻高粱的气味，做香甜的梦。这是第一次，我看到了如此壮丽而惊心动魄的高粱地。我感觉整个空间，从天上

到地下，都充满了高粱耀眼的光芒。过去，我只知道白天的亮光来自天上的太阳，可高粱红了的季节，像擎着成千上万把火炬的高粱地，使白天变得格外亮丽，天地间似乎多了另一种光，比阳光还要浓艳。一年四季里，只有这一段时间才能给我这种感觉。的确，如果仅仅有平常的阳光是描绘不出如此震撼人心的秋色的。阳光虽然是丹青妙手，可如果没有高粱添色，秋天不会那么绚烂。

高粱抗旱、耐贫瘠、耐盐碱，不惧水涝洼地，对生长环境要求甚少，而给予人的特别多。高粱的籽实，脱皮后可以用来熬高粱米粥，甜甜的、滑滑的，喝着很舒服。高粱的籽实碾成面，可以和小麦面、玉米面一起用来蒸窝窝头、烙蜀黍饼子。高粱虽然做口粮不济，可拿到酒坊那就不得了，有了用武之地，到了大显身手的时候。据说，中国名酒里头，大都包含高粱的成分，高粱是名酒品质的保障。收割高粱时，要先剥下叶子，晒

干后储藏起来，那是冬季牛、羊、骡、马最喜欢的饲料。高粱的细秆，可以扎成厨房用具，用来盛放东西，还可以扎成蝈蝈笼，让耳畔常响起蝈蝈动听的歌声。脱粒后的高粱穗，是制作笤帚、炊帚的好材料。高粱秆碾软后剥下表皮，可以用来编席子，夏天铺在床上消暑解乏。而高粱的瓢儿可以用来烧火做饭，节省煤炭。可以说，高粱从头到根都有用处。难怪乡亲们说：“只要高粱收成好，吃喝副用差不了。”

20世纪80年代后，由于高粱的经济收益较低，所以人们开始大面积种植经济作物。在我的故乡，朝天椒成了乡亲们的新宠。虽然朝天椒与高粱相比，工费时难以管理，经济效益却远超高粱。乡亲们几经权衡，最终舍弃了高粱。现在，蔚为壮观的红高粱已不复存在，它的身影定格在了时光深处。但是，几十年前家乡如火的红高粱，时不时出现在我的梦中，让我久久不能忘怀。

写给一朵花

□张超我

一朵花，生长在冬天，比雪花妖娆芬芳，灿烂在唐诗宋词里，是多少男人梦中的新娘。

一朵花，画家的笔墨难画其韵，她没有桃花的媚香花的俏，没有牡丹的雍容梨花的单薄，深藏冰天雪地，内心高洁，不媚俗不喧嚣，独自在寒风中舞蹈。

一朵花，冷峻却不冷漠，像坚守的思想家，在皑皑白雪深处修行，总和真理热情拥抱。

一朵花，镶嵌在大平原深处，开放在世界最美丽的地方，生出翅膀，飞过高山大海，承载着中原人的祝福，播洒友谊的芬芳。

